

私人语录

甜是一种幸福的味道。宋太宗赵光义曾问翰林学士苏易简：“食品称珍，何物为最？”苏易简答曰：“物无定味，适口者珍。”千百年来，对“甜”的追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甜”，没有酸的尖刻、没有辣的惊心、没有咸的惨淡、没有苦的无奈，它给予人的是缓缓地诉诸舌尖的柔和与富足。甜是一种幸福的味道，生活中它因味觉感受而成为人的一种生理与心理反映，又因“通感”而成为美好和谐的代言词。“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说的是甜蜜的爱情；“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说的是甜蜜的生活；“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说的是甜蜜的事业。于是，只要与“甜”相关或链接，就是美妙的、温和的、和谐的、幸福的……

无锡是一座与甜相恋的城市，作为吴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地区，它有“一江烟水照晴岚”的精致风韵，也有“彩舟云淡白鹭起”的人文风物，更有“山映光辉天接水”的壮美气魄。在无锡，无论是甜美酥软的糖醋排骨，还是满腹蜜汁的无锡小笼；不管是甜在舌尖的农家酒酿，还是重油重糖的惠山油酥；不论丰腴甜蜜的水蜜桃，还是金黄甜糯的玉兰饼，都无一不描摹了无锡与“甜”的厮守和相恋。还记得当年风靡全国的“舌尖上的中国”吗？里面曾介绍，名冠江南的无锡排骨如果用1000克肋排为原料，那烹调成正宗的无锡排骨必须用上足足50克的白糖，地道考究的，用的还是老冰糖。而其中添加的精益只需要2克，两者相差25倍，可想而知无锡对甜的宠溺！即便是在寻常百姓的餐桌上，过年时的老烧鱼、宜兴产

无锡甜

| 张菁 文 |

的乌米饭、酒席上的红烧蹄髈，无不是甜得恰到好处，吮指留香。甜，还能提鲜，如今，甜，已经传遍大江南北。

在无锡，甜是幸福的，甜也是安全的。截止到2020年上半年，这座城市拥有食品生产企业809家，在近30个食品类别中，以无锡甜为代表的糕点类食品生产企业有184家，占全市食品生产企业家数的22.7%，在所有食品类别中排名第一。无锡的食品产业长年来兴盛不衰，在基数庞大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中，秉持江南传统甜味的穆桂英、老陆稿荐、三凤桥等老字号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兴盛不衰，他们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食以安为先”的质量理念。无锡市所有县区全部创成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成数累计达到7家，跃居全省第一。无锡市政府对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视，无疑为无锡甜撑起了食品安全的保护伞，让市民们在无锡甜的幸福中安心、放心。

江南大学曾有学者研究认为，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无锡地处江南一隅，一直游离在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封建统治的边缘，“五胡乱华”“楚汉争霸”“安史之乱”等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动乱，都与吴地无关，因此形成了无锡人乐天知命、小富即安的文化个性。无锡的口味是幸福的，无锡的生活也是幸福的。江南烟雨巷，温柔富庶乡，饭稻羹鱼足，绫罗丝绸裳，杜小刚市长在“太湖明珠”向“东方明珠”热情喊话时说：邀请大家来无锡“感受无锡‘味道有点甜’”的城市魅力。作为无锡人，欢迎朋友们来品味无锡甜，来无锡体会幸福的味道！

城事

三中百年校庆照片

| 冯骅 文 |

那日傍晚，我的恩师司马坚，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了一张“新鲜出炉”的“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退休教职员工作纪念100周年校庆合影留念”照片。他告诉我，自己因为临时有事没缘入镜，颇感遗憾。平时，我和司马老师难得见面，但是，我们彼此关注和挂念，他在第一时间把这张照片传给我，是告诉我母校100周岁了，他知道我对母校情深义重。我由衷感慨：知我者，司马恩师也！

1980年，我从大窑路小学考入位于羊腰湾的市三中，于1986年高中毕业。6年的学习生涯中，从初二到高二4年的数学课程都由司马老师执教。期间，他还是我高二的班主任，当时我在班上担任团支部书记，这是他对我的信任和栽培。其实，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并不是出类拔萃的，尤其数学禀赋一般，司马老师却没有淡漠于我。在他的心里，学习成绩的好坏不是评判学生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与每一位同学的相处之中，既是师长，又是朋友，因而我们都很喜欢他。

那个年代的大学录取率比较低，大学生有“天之骄子”之誉。我高考落榜，也许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失落当然也在情理之中。当我面有愧色地与他道别时，他却乐呵呵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冯骅，你不用对自己的前途担心，你是一个不管到任何地方都会受欢迎的人。”怀揣着司马老师的知遇和激励，我参军入伍，考任刑警，考任崇安区委办秘书，直到现任梁溪区人大上马墩街道工委主任。我每迈进一

步，他都给予勉励，在我不顺意之时，他还特意发来微信鼓励我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他都装在心里。

此刻，我看着他传来的市三中百年校庆照片，眼眶湿润了。虽然司马老师没在照片中，但我知道他已经70多岁了，照片中有数学板书犹如柳体的冯扬观老师，讲授历史课时成语连珠的尤克光老师，把化学方程式写得像五线谱一样优美的堵汉澄老师，谈笑风生亲如大姐的徐秋霞老师，讲解古文时把之乎者也的词性和作用一个字一个字定位的徐忠宪老师，使作文课妙趣横生的华俊兴老师，还有其他我喊不出名字的老师们。遥想老师们教育我们的时候，都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他们用精湛的学识支撑着市三中各个学科的三尺讲台，而青春年少的莘莘学子，憧憬着理想，像小鸟一样飞向四面八方。回首往事，老师们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我总是感觉自己愧对了老师们的期望，他们的课我还没有学懂学深学透，菁菁校园却早已成为回不去的久远。世界很大，我能力很小，扑棱着“翅膀”也没有飞多高，没有飞多远，人却也老了。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老师的身影，感恩老师们的拳拳之心，感恩老师们的辛勤栽培，他们的智慧和品格指引着我朝着正确的方向迈步，我人生的每一个进步都凝聚着他们的能量付出。

感恩司马坚老师，祝福老师们：身体安康、颐乐晚年！



晨曲
摄影 邓艾菁

你我他

端午节末，结束假期，从乡下回到城里，与以往每次过节一样，忙着整理带回的一包包“战利品”，是进门必做的第一件事。

粽子、馄饨、各种农家菜和瓜果……除了吃的还是吃的，分拣存放时我会由衷对先生说上一句，有妈真好。

妈——婆婆，今年82岁了，一人独居在乡下老宅。

第一次从先生嘴里得知婆婆出生于1938年时，大脑立刻链接到抗战时期、解放前，莫名的传奇与沧桑感让我一下子对婆婆敬重三分。

13年前，公公抛下婆婆先走了。公公在世时，婆婆是享尽福的，什么也不需要操心，里里外外都有公公挡风遮雨。

开矿、做生意，公公不仅会挣钱，还会做各种好吃的，油条、麻块、豆腐花全拿手。婆婆成为躺着笑的福婆，被老公捧在手心养着，只需要偶尔发脾气。

公公一走，婆婆的依靠没了，甜日子似乎到头。

初时，婆婆经常想念老伴，以泪洗面，不痛快时还要对着墙上公公照片怨上两句：你倒好，自己一走了之，

扔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

婆婆有三个子女，或远地工作或各忙生计，现在剩下她一人，大部分的时光自然要独自度过，难免有时孤单寂寞。

孤单寂寞是苦，苦尽就甘来。时间推着婆婆往前走，慢慢习惯了一个人，慢慢学会了打水烧饭做菜搞卫生等家务，而且菜的味道越做越好。她还在门前空地辟出一块菜园，种上时令蔬菜，吃也吃不完。

婆婆独立了，脸上挂笑了，随着孩子们回家次数的增多、家庭环境的改善，婆婆又对着墙上公公照片说：老头子啊，现在日子这么好，你没享到的福，都给我享了。

后来，婆婆有了到镇上老年食堂吃饭的待遇，每周除了周末两天，其余时间可以吃大锅饭，2元钱吃得不错，且食堂就在家门口，花钱少还距离近。婆婆跟中了彩票似的，幸福指数噌噌往上升。

幸福的婆婆空闲时间太多，反而有些闷了。

孩子们回家成了婆婆的最大期待。周末和节日，会提前电话询问回不回，若得到肯定答复，就开始琢磨

准备好吃的，饺子、馄饨等变着花样做，孩子们回家享了口福，临走还带着大包小包。

婆婆尽管忙碌时的动作在日渐减慢，也越来越看出累的痕迹，但在和我们每次告别时，婆婆总是重复着一句：下次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前先日子，婆婆说最近胖了，有些衣服不能穿。听后，这个端午节我们便带她上街买衣服。

在店里，婆婆试穿了老板娘推荐的套头汗衫，问价格，老板娘说180元。我说买吧，婆婆轻声嘀咕句这么贵，接着对老板娘提高了嗓音：我喜欢有纽扣的。

婆婆挑了件有纽扣的阿婆衫，70余元，穿着舒服就拿下了。

又去了鞋店，选了一双平底皮凉鞋，很好看，要价180元。婆婆一听，把鞋轻轻往我手里推，说：不跟脚，不跟脚。我知道她是嫌价格贵了，不得不跟着出门去下家。最后在另一家店里买了双舒适的塑料凉鞋。

我问婆婆，以前给买的几百元的丝绸裤子怎不见穿？唉呀，那裤子没穿几回放着蛀了洞，好的东西放不住，以后不要浪费钱，可惜了。婆婆

说开了。

这次买衣服婆婆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似乎80多岁的老人对钱有着特别的珍惜，在她的眼里，多余就是浪费，合适就是最好。

婆婆身体特别硬朗，除了耳朵有点背外，年龄越长反而小毛病少了，饭香觉香。有人问她怎么养的生？她说养什么生啊，多动心宽就是最好的养生。

对于婆婆耳朵背的事情，至今我也不知道真假。因为她时而听见时而听不见，想听的能听见不想听的听不见。我笑称是诈聋。

婆婆也有业余爱好，念经拜佛。每日早起后必做的功课是上香礼佛，初一、十五全天素斋。

婆婆斗大字不识几个，经文只能背上几段。可她似乎不在乎这些形式，内心的一念清静是最重要的。

所有种种事情填满了婆婆的日子，构成了她生活的图景。

粗茶淡饭，节俭有礼，心归自然，不为谋生不为发展，婆婆走的是简单路线。

想想也是，生活简单了，幸福不就来了吗！

生活简单了，幸福就来了

| 景萱 文 |